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24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雪在记忆深处飞舞

□高邮姚正安

四时有景

二十四节气之大雪那天,早晨天空有乌云漫飘,我想古人的说法还真准呀,“大雪,十一月节,至此而雪盛也”。雪盛者,大也。可是,到了近午却是冬阳高照,气温也不低。一直到晚上也没看到一粒雪,雪还不知在哪个遥远的角度里打盹。

不只今年,对于飞雪的记忆已经非常非常地模糊了。

大约是我女儿出生的哪一年冬天,下了好几场大雪。记得,大年三十,要回家与父母团聚,虽然我的工作单位与老家只相距三十来里,但路被雪封了,无法通行。后来,还是一位朋友找了一条小船,在风浪中颠簸了几个小时,于薄暮时分到家。此后,再也没有见过大雪的影儿,即使下雪,也是星星点点,飞雪成了奢侈品。观赏漫天飞雪成了奢望。

记得小时候朗诵过“梅花欢喜漫天雪,冻死苍蝇未足奇”。梅花喜欢雪,不轻霜侵雪熬的梅花,还怎么表现“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”的傲气与浪漫。农人们也喜欢雪啊,北方农谚云:今冬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。雪可以给麦子保暖,可以灭除农田里的害虫。“瑞雪兆丰年”,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想来也很怪,也不过四五十年前。那时候,雪说来就来,而且是铺天盖地,没头没脑,大大小小,不紧不慢,一下就是几天,雪是冬天的常客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决不是诗人的想象,冬天的雪就是这样来得突然,来得猛烈。雪盖在大地上,挂在树梢上,白茫茫一片,无边无际。阳光下,

昨夜西风,叶落满地。

清晨上班,走出地铁,沿河西行,河坡上乌桕树在灯光的映衬下,五彩缤纷。一阵风吹来,乌桕片飘落,如天女散花。路面厚积成堆的叶片旋卷翻滚,似龙蛇转身伏地滚动;匍匐地面的叶片,挨地跳起舞蹈,似彩蝶贴地欢歌。

夜晚回家,广场花坛上的乌桕树林在灯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。我驻足凝望,它们有的挺拔立地宛如哨兵站岗,有的蜿蜒伸展似虬龙盘踞。它们的枝梢头如龙爪,冠尖削如锥伞,或舒展如雁翅,形态各异。它们色彩斑斓,充满诗情画意;绿黄红紫,尽显四季。生长在大楼遮风地方的,一树绿色,仿佛在春季;绿绿的小果子,羞答答躲在叶片间,宛若婴儿依偎在母亲的怀抱,这又仿佛在夏季。处于巷道风口地方的,绝大多数乌桕叶已落尽,光秃秃的枝条上,娇小如米粒、圆润如白玉、形同蒜瓣状的乌桕籽,似花朵绽放;个别树上几片稀疏的乌桕叶,宛若断线的小小风筝,随风飘落在如浪起伏的荻花上。生长在边缘地带、但阳光充足的,大多全株赤红,一团团的似燃烧的火炬,大有燎原之势,明艳动人;藏于其间的黑色小果子,也学着棉桃那样笑着裂开了嘴,露出娇羞的白色芳容,这与秋季应是绝配。

这倍感亲切的一幕,让我想起在故乡房前小河东西两岸的十多棵乌桕树,故乡人称它“鸦雀树”。乡亲们说,乌桕树全身是宝,木质细密不易变形开裂,果实制蜡制油制皂,还能为鸟类度命,树皮根皮可入药,树叶既可入药也可做染料。霜降后,乌桕树叶的黛绿色淡去,渐变成鹅黄或淡红;一夜寒风后,

家中有中学生,往往会爆发一场又一场的“手机争夺战”。

女儿正在读高二,那段时间,因为要上网课,我们给她配了手机,并且绝对信任她,让她在不知不觉中迷上了网络小说。

我们并不知情,直到老师提醒,说孩子上课经常提不起精神,甚至在课堂睡觉。接下来,便是数次发现女儿看小说的手机、MP4、复读机、阅读器等等,还有纸质版的网络小说。家里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,简直是鸡飞狗跳。

女儿想戒掉小说瘾,可架不住周围有同学仍在读。我只好去找女儿同学的家长,告诉了她们我家孩子所处的困境,并友善地提醒大家一起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。

女儿一开始不看网络小说,并没有带来学习上的积极,反而表现出情绪上的烦躁不安。她诉说了自己的苦恼——无休无止地学习、考试、学习,确实让人疲乏。于是,我们全家达成了约定——暂且放下学习成绩不谈,

乌桕树下

□南京王军

金陵琐记

不谈

□江西湖口王玉初

家庭相册

远处银光闪烁,近处雾气袅袅。

大人们忙着用铁锹、扫帚,清扫茅屋上的雪。那厚厚的雪把低矮的茅屋压得吱吱嘎嘎气喘吁吁的。那无边的雪模糊了道路、沟坎的界限,真是“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”。好不壮观。

小孩们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,拖着重重的棉鞋,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,或在朝阳处扫出一块净地,跳白果砸铜板。手冷得像出锅的草虾,鼻翼挂着清水鼻涕,头顶上冒着热气。大人们一遍遍地喊着,不要皮啦,受凉不得了。哪顾得上啊,还是一个劲地疯玩。那种雪地里的童年之乐,是现在的小孩难以想象,也是无法享受的。

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“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”,在唐诗里,在遥远的过去。至于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“晨起开门雪满山”,已经成为美丽的童话,成为不可企及的梦想。

看不到飞雪,暗自叹息,奈何不得,是上天的事,人事无法左右。

更为闹心的是,人冬一月有余,居然还有蚊子神气活现地飞来飞去。几天前的夜里,我被蚊子嗡嗡地叫醒,不得不起床插上电蚊香。白天在书房里,也有蚊子环伺左右,搅得我心里毛毛躁躁的。记忆中,进入深秋妈妈就摘除蚊帐,洗净入柜,哪会在冬天还能看到蚊子。

昨天下午,一位朋友来访,我讲了雪与蚊子的事,亏他是位诗人,闻之即占四句:大雪到,气温高,蚊子飞,真蹊跷。

还真是蹊跷了。冬天里没有飞雪,却有蚊子乱舞。这冬天还是冬天吗?

或金黄或紫红,或同一片叶子上染着许多渐变的过渡色,恰似二月烂漫的鲜花盛开,绚丽多彩,灼灼夺目。当朝阳升起或夕阳西下,它与河水里的倒影,上下辉映,浑然天成。待秋冬换季时,满树彩叶,在阵阵西风中飞向小河。落在河坡上,为白浪翻滚的芦花嵌上彩色花瓣;落在河水里,阵阵涟漪,染彩绿波,似成群的鲤鱼嬉戏巡游。每到下雪天,成群结队的喜鹊、斑鸠等鸟雀在林间穿梭觅食。

印象中每年的冬季,父亲常穿着深灰色的衣裤,撑着小木船,漂泊在乌桕树下的小河里闹泥,清淤积肥。穿着蓝色斜襟衣裳的妈妈和她的同伴们,在小河左侧的油菜地里松土锄草。儿时的我和邻家小伙伴,在乌桕树林下,或爬树、嬉戏追逐,或挖猪草割羊草挑兔草,或把拾遗落的碎屑柴草,内心里期望着父亲的网里能捕到活蹦乱跳的鱼虾,或其他什么可供我解馋的河鲜。参军后,我常梦到父母在乌桕树下劳作的场景。每当春节探亲时,很自然地眺望并走近乌桕树,寻找儿时的记忆。站在树下,仰望湛蓝的天空,澄澈如洗,光秃秃的树枝上,缀满点点碎花,在夕阳余晖中,宛若满天的星星,降落人间;也许那一刻不是星星下落,而是我徜徉在银河里,到了牵牛织女家。

走进小区,风还在吹,花圃里的乌桕树,如醉摇曳,乌桕叶飞起来,落在头顶,落在肩上,落在脚下。踩在上面,“沙沙”作响,仿佛唤我停下脚步,再想想父亲曾在乌桕树下的话:做人,要像乌桕树,要有漂亮的外表,更要有丰富的内涵,做有用的人。做事,要像乌桕树,多一些心宽,多一些包容,多一些过渡,少一些非此即彼的决绝。

也不谈网络小说的事,只让女儿管理好自己的作息时间。

在刚放下网络小说的一星期里,女儿时常找各种读物来看。以前,家里订的杂志,以及我收到的一些样刊,她只是随手翻一翻。这次,她选择了认真阅读。此情此景,妻子有些心急,说女儿在读高二,正是学习最要紧的时候,容不得有丝毫耽搁。有位从事心理学教育的老师给我们建议:要避免造成强硬压制后出现报复性反弹,可以选择“不谈”,先等待一阵子。

有意思的是,家里的战争立即熄火了。一个多星期之后,女儿放下了那些杂志,重拾学习的书本。与此同时,班主任老师发来了一段视频——女儿早读时情绪饱满。

“不谈”,不是放任问题不管,也不是如鸵鸟那般,遇到危险来不及逃跑时把头埋在沙子里,假装把自己隐藏起来。“不谈”,其实是打一场迂回战,适当地以时间消化矛盾,解决问题。

好人老徐

□仪征晴川

早上一进办公室,一股浓烈的酸醋味扑面而来。老徐正弯腰拔着电水壶上的插头,鹅颈壶口“咕噜咕噜”喷着热气。地板、桌子照例整理得清洁爽净,光可照影。我说老徐你做什么呢?“给办公室杀杀毒。”他说。

老徐感冒已有些时日。昨天,我的鼻子也开始龃龉,接着是办公室的小刘。另外两个,也都有了感冒迹象。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“大老爷们也就算了,俩美女正奶着娃儿呢,大冬天的,感冒了可不好。”老徐说。老徐其实不算老,他之前负责劳动监察事务,被临时抽调过来支援我们工作。我们都喊老徐为“徐专家”。专家可不是哪个随口说封就能封的,要名副其实,没有“两把刷子”真不行。凡是涉及劳动、人事方面的诉求,电话商讨或上门督办,老徐出马,一个顶俩,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

一日下班前忽接到一热心女士电话,说南门大菜场的石桥下躺着一个流浪汉,半身赤裸,让人很是担心。“虽说天还不是很冷,但这早晚温度够人喝一壶的,天气预报说一股寒流正在赶来的路上,这样下去很容易出问题,你们不能大意。”放下电话,我们随即通知了公安部门,一道将老人送进医院检查,第二天又转到市民政局,最终安顿进了镇敬老院。那天,我和老徐去处理这事,将老人妥善安排好,上车准备离开。车刚起步,老徐又叫停了司机,他跳下去从车后取了一瓶矿泉水,拧松盖子,然后从衣兜里掏出100块钱,一同递到老人手上,并关照他“买些牛奶补补身子”。老人腿上有伤,行走不便,也不说话,我看见他用双手接过水和钱时,呆滞的眼神猛然亮了一下,有泪水汪在眼里。

有人说老徐是个天生的“老好人”,凡事都要管都想管都敢管。我不清楚他们嘴里的“老好人”有几层意思,是褒是贬,但我知道这里的“老好人”一定有着本分老实、淳朴、善良的底色,就像字面含义:一个“老且好的人”——能将对他人的关爱帮助体现在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中,不张扬,不索取,总是默默以笑回应。

也有人说老徐是矫情,在装。我不知道,一个临近退休的人,装的目的是什么呢;他们所说的“矫情”,又到底指什么,但我知道,一个人如果一辈子装好人,一辈子都这么矫情,哪怕装得真一点久一点,他也是个好人,至少不会太坏。这样的老好人,配享人们的尊敬、祝福。

微情一刻

又闻山村蕨粿香

□湖南武冈林日新

下班回家,见老伴在厨房里忙碌。一股久违的香味扑面而来,就问道:“蕨粿香?”老伴笑着说:“你真是狗鼻子,一闻就知道了。”

我赶紧走过去,揭开锅盖一瞧,满满的一锅黑黄透亮蕨粿粿。迫不及待地吧蕨粿塞进嘴里,一块细滑、软糯、滋润的蕨粿入喉,一股久违的特殊香味直透心脾,浓郁的乡情一下包围全身。

“蕨粿救过你的命。”奶奶曾对我说过多次。刚满月,妈妈的身体变差,奶水突然减少,看到我一天天地变瘦变小变黄,这可急坏了祖父祖母。他俩催促父亲到雪峰山里去挖蕨根,榨蕨粉,熬蕨粿。在蕨粿的喂养下,我的小心才慢慢地泛起血色……

别看雪峰山里到处有蕨,并不是所有的蕨根都可以榨出蕨粉的。父亲告诉我,挖蕨根一般是在农历9月到次年2月,平地的蕨很瘦,含粉量少,只有到离家二十多里的野猪岭去,才能挖得到的。那是个山高路陡、人迹罕至的大山谷。谷里土地肥沃,生长着一大片一大片的陈年蕨。这种蕨根粗壮,淀粉含量丰富。但要想把它挖出来,很不容易,须挖土两三尺深才行。一个壮年人一天只能挖一百来斤,制成蕨粿后可能也就10来斤。

蕨根挖回后,就进入挑选和清洗阶段了。然后,把蕨根放在石碓里,用特制的木碓春反复地春,直至把所有的蕨根春碎成糊状,才弄出来放入一个特制的大木缸里,加满水,用木棒充分搅拌,让淀粉与根渣分离。过滤工具由一个直径70厘米的小木桶和一个直径1.3米的大木桶,以及竹槽、竹筛或炭筛组成。洗蕨粉的小木桶放在高处,桶底开一圆孔,用竹管插入圆孔内,做成个出水的龙头,蕨粿水就流入低处的大木桶里。

在过滤时,沉淀桶的桶上还要架一个竹筛,筛上垫一层纱布,以便把蕨粿粉过滤得更纯。等准备就绪后,就打开水桶下部的出水口,让带着淀粉的水流进盆中。把过滤的淀粉水装入一个大桶,静置至少12小时以上,让蕨根淀粉完全沉入桶底,等淀粉硬结之后,把上面的水轻轻地用水瓢舀出。最后,用铲把淀粉铲出,晾晒。若是想让蕨根粉保存久,可将蕨根粉放在簸箕里,直接摊开晾成粉状。食用时,取适量蕨粉,加入冷水把它调匀,在锅中煎煮成糊状后冷却,即成蕨粿。把蕨粿切片,炒农家老腊肉,清香四溢、美味可口,细腻柔滑,别有一番风味。

在生活困难时期,蕨就是救命粮。如今,国人推崇绿色食品,把它视为一种保健食品,老家小镇上有专门的制作坊,听说蕨粉卖得红红火火,许多外地人慕名来山乡旅游,购买蕨根粉,常把它作为礼品赠送给亲友。

喜见蕨粿又一次在山村飘香。

烟火人间